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五十五

列國君部

失賢 拒諫 害賢

失賢

古語曰千里一賢猶云比肩言希有也又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謂難得也必能遇而禮之得而任之則治無不勝道無不減觀其簡弓之詩適彼之句邦君失道賢人退臧歆霸盛不其難哉

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

詩人

賦栢舟言而不遇也又簡弓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

皆可以仕於王者也

冷官樂官也冷氏世掌樂官而善為故後世多踈樂官為冷官又北門刺

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若也

鄭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窮猶終也詩人賦考槃

刺莊公也又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自莊公而賢者陵

朝無忠正又遵大跡詩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

思望焉

昭公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祭仲詩人賦狡童刺忽也昭

也又揚之水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曹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詩人賦候人以刺之

虞公史不書名及謚時進候復假道於虞以伐號大夫宮之奇諫曰號

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虞公不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

臘矣又云虞不用百里奚而亡一云百里而去虞公之可見奚知之

秦康公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詩人賦晨風以刺之又權輿

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是時晉大夫士

會奔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

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賈季亦晉大夫奔狄中行桓子

曰請復賈季中行賈季荀林父也能外事且由舊勳有孤偃之舊勳卻成子曰賈

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辱而不犯不可犯

其知足使也且無罪及使魏壽餘魏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

孥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孥魏餘子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許受履

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秦伯使於河西將取魏人在東北何

於秦為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矣

歆與晉人在秦者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

共先告俞魏有司

死妻子

戮無益於君不可悔無辭行示已秦伯曰若背其言所

不歸爾孥者有如何言必歸其妻乃行繞朝贈之以策臨別授

之馬過並示已所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情

既濟魏人諫而還喜得士會

齊景公時孔子適齊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

孟之間待之曾三卿季氏為正卿最季孟氏為下齊大夫欲害

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以聖道難

不能

衛靈公時孔子適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

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

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其後自陳還衛靈公

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

年有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暮月而可孔子行既不得用於

是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乃還反乎衛靈

公與孔子語見蜚鴈作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魯哀公時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哀公問政對曰政

在選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魏惠王時相公叔座病惠王親往問病叔病曰有如不可諱將

柰社稷何公叔座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

舉國而聽之王默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

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

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

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王既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又欲殺鞅也豈不悖哉公孫鞅乃西入秦

齊宣王時騶人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王王不能用適梁

襄王時荀卿最為先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

楚懷王時屈平為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懷王聽上官大夫之讒疏之及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及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拒諫

夫四海之富重畜也故天子建德以蕃屏丕緒千乘之國位也故諸侯立家以保佑王爵所以彌縫其闕而圖為厥終者也故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矣噫禮義下衰風流殊缺或臣能承命摩厲之志屢申而君匪從流忠力之臣罕諒傳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從而不改亂之階也其自用甚也則惟戮是聞故有進思盡忠之臣萌禍心以為報謀以衛國之士實刑典而勿捨在諫之斯甚咸貪亂以自喪民之無援

禍不旋踵斯可哀也哉

衛莊公時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之

弗聽魯隱公三年臣欽若等曰自此已後諫辭並具陪臣規諷門

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五臧僖伯諫之公曰吾將畧地焉係辭以略地略

摠攝巡幸之名傳曰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僖補魚之備而觀之僖

伯稱疾不從書曰矢魚於棠非禮也

陳桓公時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魯隱公六年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

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侯曰宋衛實難難也鄭

何能為遂不許

魯桓公取郕大昂于宋一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之臧哀伯魯

大夫僖公不聽伯之子

莊公如齊觀社三年曹劌諫之公不聽遂入齊是年丹桓宮之

楹而刻其桶匠師年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人之

法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

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魯文公時樂豫日不可公族公室枝葉也若去

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者葛藟蔓繁滋以本支廕之

也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

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

攜二若之何去之不聽

齊景公時晉大夫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

會受命於晉受銅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

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魯昭公自齊如晉將如乾侯齊侯早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

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竟欲使於次竟以使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

曰天禍魯國君奄恤在外君亦不使一個辱在寡人單使而即

安於甥舅其逆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于境後逆之進著也言公不

能用于家所以見辱

獻公使太子申生代東山臯落氏赤狄別種也臯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君之

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為用之太子統師是夫其官也

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

知其誰立為不對而退

惠公時秦飢使乞糴于晉魯僖公十四年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

幸災不仁貪愛不詳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退曰

君其悔哉明年秦伐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

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

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令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惧而變將與

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肌憤與外疆中乾秋戾也憤動也氣狡

疆動外則有疆形而內實乾竭氣進退不可周族不能君必悔

之弗聽及戰于韓原戎馬寧而止淳泥也還便旋也小秦獲晉

侯以歸

鄭文公時晉公重耳過鄭文公不禮為叔詹諫之弗聽叔詹

曰若不禮為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

曰若不禮為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

能蕃庶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

曹共公時晉公子重耳自衛過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

狀止其舍謀其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

生十七年而忘卿才三人從之可為賢矣而君箴之不用賢也

謂晉公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

不禮賓不憐窮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政之

之宗國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宋襄公時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

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赦也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

楚勿與戰弗聽

魯僖公時荆人以須句故出師僖公卑荆不設備而禦之也卑小

臧文仲曰國雖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弗聽公及邾

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晉靈公時趙宣子為政魯文公時驟諫而不聽趙盾靈公壯侈厚欽

雕墻也從臺上彈人現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其肉難熟

殺之賞諸番使婦人持其屍載以過朝

王融為中書郎會魏軍動于良于東府募人拔融寧朔將軍軍

主融文辭辨捷尤善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于良特相友好

情分殊常

謝景少與從叔眺俱知名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子良

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士好李皆遊

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

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

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

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時梁高祖與陳約謝朓王融蕭琛
范任雲昉陸倕等並遊焉

曰八友
江革舉高弟耽孝不勸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

王瞻授太子舍人初為南海王友尋轉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
王甚相賓禮

范縝為尚書殿中郎于時竟陵盛招賓客縝亦預焉

沈約為黃門侍郎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留南鄉范雲樂安
任防等皆遊焉

楚靈王靈王魯昭公時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王患謂史老曰君

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

則若余在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宮殤之居也執謂祀其錄藉制服

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矣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佗言不諫白公

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臣惧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

然何急以其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語然不殺雖不

能用吾慙實之於目慙猶願實置也對曰賴君之用之也故言懶不然

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頊也犛犛牛規諫也墳所以塞耳言

四戰之牙角可以為難盡而又以規諫為之乎今象出遂趨

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吳王 差伐越越王勾賤敗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

之伍子胥諫曰勾賤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

又聞齊景公子而大臣爭寵嗣君弱乃與師伐比齊子胥諫曰

越王勾賤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

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王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
吳王不聽其後越王勾賤率其眾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
子胥惧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

用石田不可耕

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

顛傾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干也

以吳

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越之商之與也

吳王不聽果未越

楚懷王聽張儀計欲許秦易黔中之地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
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勿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
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背之不可故卒許張儀
與秦親後懷王怒張儀之詐丹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也
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
尚可全今王以絕於齊而責欺於齊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

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
秦亦發兵擊之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
將軍屈句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

齊王建時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秦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
遂取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
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
楚杆救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於齊
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彖也却秦兵
顯名也彖救亡國威却疆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計國
者過矣齊王弗聽

燕王喜時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燕王命相栗腹

約勸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長國君樂間問之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民習兵不可伐王者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十乘粟腹將而攻鄢徐廣曰在常鄉秦山今曰高邑秦攻伐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閔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服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攻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徃徃無成功王蹴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趙使廉頗將擊屬鉅鹿破粟腹於鄢破卿秦樂乘於伐樂間柰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

害賢

夫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興亡治亂之所繫焉在昔周道陵遲諸侯盛家俗之吾惟馮是澤斯所以建定霸之業成夾輔之勲者也乃有昧則哲之鑒孤遺託命或忿其忠讜之諫或乖於委任之道而皆非辜受禍沒地無告以至悲傷其士廉頗絕其宗社千古之下覽之者故可掩卷而嘆息矣

晉懷公立

魯釐公二十三年

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者與期

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應召懷公怒囚狐突曰子來則免曰子臣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及君也何以教也懷公即殺狐突

秦穆公卒

魯文公六年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子車秦大

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黃鳥詩秦風豳取黃鳥止

于棘桑性來得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

先王遺氏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庠詩大雅言善人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秦穆公卒葬雍秦

祈年觀下穆公家在 京宮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趙宣子驟諫公患之魯宣公二年使鉏魔賊之鉏

晉力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冠不解衣鉏魔觸

槐而死魏趙有庭槐鉏魔是年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

其右提彌明知之右右軍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

扶以下公候驚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魯宣公九年皆衷其祖服以戲子

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大夫洩野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

御叔妻衷懷也祖服近身衣

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統之納藏衣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

謀殺之公弗禁遂洩野一云洩治間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

媿於治不能晉厲公五年魯成公三十五年欲讒伯宗殺之三卻卻

至卻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

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

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

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

子胥子胥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以越大夫種

曰臣觀吳王政驗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

子胥諫勿與遂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王

其墟乎太宰嚭聞之越乃私喜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五員貌

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負疆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怒王王不備伍負負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諂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托子於鮑氏乃大怒曰五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鏃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故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故不能獨立以報使者曰以必取吾眼置吳

東門以觀越兵入也吳大宰嚭既與伍子胥有隙因讒于夫差曰子胥為人則暴少恩差賊其怨望恐為

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令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疆謀沮自呂切毀用事從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討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欲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年吾亦宜之乃使賜五子胥屬鏃錄于切之劍曰予以比死子胥仰天嘆曰嗟

子謬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今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予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望也然既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人滅吾也乃自到

越王句踐既平吾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狡兔作郊越王為人長到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

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謬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吾其四若君子為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秦昭王發兵使五大夫五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伐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夫易攻也且諸侯救

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安君秦卒死者過半
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軍終辭不肯行
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伐陵將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
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死亡武安君言曰秦不
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
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屬安字定武安君
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多死亡者曰至秦王乃
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
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
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

齊閔王時負郭之民有孤咥者正議正散之檀衢百姓不附齊
宗室予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
之大臣不親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
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
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徵捕得李牧斬之廢司
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
聚遂滅趙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五十六

諸宮部

總序

昔三王家天下以傳於子司馬遷作本紀載夏商之世系詳矣而妣氏多父子繼立商人率兄弟相及儲嫡之制無聞焉禮有文王世子之篇春秋傳載王世子會子首止而諸侯之嫡子亦稱世子蓋成周之制天王之子稱王世子諸侯之子稱世子又皆有太子之稱秦併六國兼皇帝而建號漢承秦法崇建儲二嫡嗣為皇太子侯諸王之嫡子稱世子焉歷世以還遵其位號蓋夫易述主器之義寔長於震宮書紀元良之重以正于萬國前星少海之象著乎穹厚撫軍監國之任備于出處繼明承序

于以顯守祧之責廟趨郊見于以彰率禮之教授經齒學所以
敦道義之則安車金璽所以異車服之等至於宮廟之設則承
華博望越藩邸之範官屬之次則保傳三少峻天秩之品其後
加四率之衛益坊寺之職命爵之敘侷於上臺奉養之給亞於
尊極良以其承萬代之業居群后之上帝宸之貳體率土之系
心當富君之任為天下之本故其禮秩之尤重而安危之斯屬
焉今之所紀者自文武而降包舉鼎國并叙南北以圮于前唐
凡膺明兩之重司匕鬯之祀類其行事辨其淑慝若夫少陽歆
德終正南面而有發誕之祥慶挺淵穆之儀表因心行于孝友
作事彰乎令德智量越於群品辭學昭乎世譽係乎一人之善
者比不服徵其於建樹明嫡之始以尊異師傅之禮出統兵旅
居掌國正賓大賢雋諷諫違失及天曹筮之齒尚官臣講之學
公朝之崇獎優制之旌飾咸用論次以著于編凡諸宮部一十
七門

建立

王者建立儲貳所以重宗廟社稷而安天下也自內禪已還或
弟或子尊尊親親各以其道故君子三朝之事著於禮經漢明
四重之德形于詩什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曰明兩作離
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此之謂也若乃東海辭讓劉氏隆於永
平晉王矯飾楊宗覆于太業以愛則臨淄京兆移魏嗣之賢以
功則貞觀開元致唐祚之盛由斯而言主匕鬯承大統者非徒
人事蓋亦有天意焉然自周以前不載建儲之事故以漢氏為

首

漢祖初為漢王二年六月壬午立子盈為太子即惠帝也

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請密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

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意愿快也今縱不能博

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

德也重謂增也謂天下何猶言何以稱其安之安猶除也言不宜汲汲耳有司

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帝曰楚王季父母

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閱猶更也明於國家之体吳王於朕

尤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

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奉有德者陪朕之不能終

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奉焉而曰必子必將傳入其

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

司故請曰古言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有天下

者莫長焉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所以能已者以立嗣承嗣相傳故也立嗣

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

列侯始受國者亦皆以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

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四海設置也今釋宜建釋舍也宜而建立嗣也而便選

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不當更議子啟最長敦厚慈

仁請建以為太子帝乃許之

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景帝四年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

七年正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二月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

子

子即武帝也

武帝元狩元年四月丁卯立皇子為皇太子子即太子也

後元二年二月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昭帝也後太子年

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命遺詔輔少

主初為太子其母太子據也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

多過失是時帝年老寵姬鈞戈趙婕妤有勇健仔居鈞戈帝心

欲以為嗣今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任堪也屬委也

帝廼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任黃門之者取任親近以似供天子百物

在為故亦及帝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

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宣帝地接三年四月戊申立皇太子鰲即成帝也成帝綏和元年二

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

內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

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始生曰萌定陶王欣於朕為

子慈愛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即哀初王帝也

祖母傳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帝所幸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

軍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帝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

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嗣帝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

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

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弟之子猶子也為

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

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殷之

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殷之

及王為比

及也此必寤多中山王宜為嗣帝以禮兄弟不相入

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為加元服而遣之

時年七十矣明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太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

為皇太子王謝曰臣幸得繼文守藩為諸侯王材質不足以暇

克太子之宮

謙不敢言為太子故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

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詩曰千祿不福子孫千億言

求得福祿故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候有聖嗣歸國

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後日餘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秦恭王

祀所以獎厲太子專為後之誼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六月戊戌立子彊為皇太子

十九年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

子宜承太子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遠

之其以疆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即明帝也時樂人作歌詩四章日月

重光月重輪重暉海重閭以贊太子之德

明帝永平三年二月甲子立皇太子烜為皇太子

即明章帝也

章帝建初四年四月戊子立皇太子慶為皇太子

七年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立皇子肇為皇太子即

帝詔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任道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

慈母尚有終身之恩豈若嫡后事正義明茲今以肇為皇太

子和帝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立皇子隆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

位時誕育百餘日即殤帝也

安帝永寧元年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皇太子即順帝也

順帝建康元年四月辛未立皇子炳為皇太子即冲帝也

魏武帝既受漢封為魏王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漢獻帝以五官

中郎將曹丕為魏太子即文帝也初臨淄侯植既以才見異而丁議

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帝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

往不自彫厲飲食不節文帝御之以術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

定為嗣味四年四月天子立皇太子

文帝黃初七年五月丙辰立平原王叡為皇太子即明帝也丁巳即

皇帝位初太子為平原王時文帝以數后無子詔使子養之平

原以母不道終意甚不平多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遇

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平原不悅有意

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禮為嗣故久不拜太子平原常從文帝射

殺鹿母使平原射鹿子平原不從曰陛下既殺其母臣不忍復

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至

是文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

明帝景初三年正月丁亥立齊王芳為皇太子即廢帝也是日即皇

帝位

蜀先王初為漢中王立子禪為皇太子及即尊號冊為皇太子

後主延熙元年正月以子璿為皇太子

吳太帝初受魏封為吳王立子登為王太子黃龍元年帝即皇

帝位以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

赤烏四年五月太子登卒五年正月立子和為太子

十三年八月費太子和處故彰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亮字子明太帝少子也帝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姨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帝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妃和廢帝遂立亮為太子

景帝永安五年八月戊子立子暉為太子浚主皓建行元年正月立子觀為太子

晉文帝既受魏封為晉王咸熙元年十月魏陳留王以中撫軍新昌鄉侯司馬炎為晉世子二年五月命世子為太子即武帝也

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沒以次子攸為嗣持加愛畢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讓立世子屬意於攸問孫秀曰大將軍開建未

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元何如秀以為不可又

以問山濤濤對曰廢長立少為禮不祥國之安危常必由之何

曾固爭曰中撫軍聰明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膠此非人

臣之相也太子位是乃定羊琇涉季有智等少與武帝通同其

而声論不及弟攸文帝數意重攸常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書策甚有營拔又觀密文帝為政損益操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久由是儲位遂定

武帝秦始三年立皇子衷為皇太子即惠帝也詔曰朕以不德托于

四海之上兢祗畏懼無以康寓內思與天下或明王度王本清

源放置嗣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寬有施恩惠之事

間不獲已順從王公卿士之議耳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

義示之以好惡使百姓蠲多幸之慮篤始終之行曲惠小仁故

無取為咸使知聞

七年正月丙午皇太子寇

惠帝永熙元年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適為太子

即愍懷太子也

永平元年正月丙午皇太子寇適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

人幼而聰惠武帝愛之常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

未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

元康九年十二月

為庶人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臨淮王臧為太孫詔曰咎徵數發

姦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而歿今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

母之稱太孫太妃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即帝位廢太孫臧為濮陽王五月立

襄陽王尚為皇太孫

太安元年正月皇太子尚薨六月以清河王遐子暉為皇太子

持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太業帝王神器必建

儲逼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盈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

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

繼由是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

清河王暉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正王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

之中於今為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暉外祖愜世載明德暉

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顛之望暉兄弟雖並出

紹可簡令淑還為國裔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成都王穎及群

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儀擇日迎拜遂立暉為皇太子

永興元年二月黜太子暉復為清河王三月河間王顥表請立

成都王顥為大弟詔曰朕以涼德慕承洪緒于茲十有五年禍亂滔天姦逆仍起至乃幽廢重宮宗廟地絕成都王穎溫仁惠和尅平暴亂其以穎為皇大弟都督外中諸軍事丞相如故時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封二十郡拜丞相間王顥表穎宜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大帝丞相如故

十二月詔曰天禍晉邦冢嗣莫繼成都王穎自在儲貳政緒虧損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還弟豫章王熾先帝愛子令問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皇太帝即懷帝也以隆我晉邦時熾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惧不敢當曲書令廬陵修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河紉弱不厭衆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三宮久曠常恐

氏羗欽馬於涇川螳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熾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庚午立豫章王詮為皇太子

六年帝蒙塵于平陽前雍州刺史賈匹與京兆太守梁綜共奉

秦主鄴皇太子於長安

即愍帝也

太子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辛卯即王位建康丙辰立世子紹為晉王

大興元年三月丙辰即皇帝位庚午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

即明

也帝初帝為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琅邪王褒有成人之量過於紹從容謂司空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

有即儻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

明帝大寧三年三月戊辰立皇子衍為皇太子即成帝也

康帝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皇子聃為皇太子即穆帝也戊戌太子

即皇帝位

簡文帝咸安二年七月乙未立會稽王昌明為皇太子即孝武帝也諱

曜字孝武帝太原十二年八月立皇子德宗為太子即安帝也

宋高祖初封宋王以子義符為王太子永初元年六月即皇帝

位立為皇太子即安帝也

文帝元嘉六年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皇太子臣欽若等曰即元凶也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丙寅立皇子業為皇太子即前廢帝也未之

東宮中庶子二率並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居東宮七年加

元服

明帝泰始二年立皇子昱皇太子即後廢帝也

南齊太子初封齊公時以子頤為齊國世子建元元年四月太

武即位六月立頤為皇太子即武帝也

武帝以建元四年三月即位六月甲申立皇子長懋為皇太子

即文惠太子也

永明十一年正月皇太子長懋薨四月以長懋長子昭業為皇

太孫即鬱林王也詔東宮文武臣僚可悉改為皇太孫官屬

東昏侯永元元年四月己巳立子誦為太子

梁高祖天監元年既受齊禪有司奏立儲副帝以天下始定百

度多闕未之許也群臣固請十一月甲子立長子統為皇太子

昭即明時太子年幼依舊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皇太子始出居東宮

十四年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

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

五月丙申以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即簡文帝也

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脩繕東宮權居東府四年九月皇太子

移還東宮

簡文帝太清三年五月辛巳即皇帝位立太子噐為皇太子即太子也

太子也

元帝初封湘東王承聖元年十一月即位立王太子方矩為皇

太子改名元良即愍懷太子也

後梁宣帝登立子巋為皇太子即明帝也

明帝即位立子琮為皇太子臣欽若等曰案後周蕭譽傳無年月

陳文帝永定三年六月即位九月立皇子伯宗為皇太子即廢帝也

自梁室亂離東宮焚燼太子居于永福省

天嘉六年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

廢帝光大元年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為皇太子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即位立皇子叔寶為叔為皇太子即後主也二月辛

未太子謁太廟

後主大建十四年正月即位四月立皇子求康公裔為皇太子

至德二年七月壬午太子加元服

禎明二年六月皇太子廢為吳興王主始安王深為皇太子

太武延和元年正月丙午立皇子晃為皇太子即景穆太子也

文成大安二年二月丁巳立皇子弘為皇太子即獻文帝也

獻文皇興三年六月辛未立皇子宏為皇太子即孝文帝也

文帝大和十七年六月立皇子恂為皇太子及冠恂於廟辛臨

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

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

和長幼然毋見必拜兄弟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

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

二十年十二月丙寅廢皇太子恂為庶人

二十一年正月丙申立皇太子恪為皇太子即宣武帝也

西魏文帝立子欽為皇太子即廢帝也

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八月立皇子長仁為皇太子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丁亥立子殷王為皇太子即廢帝也

孝昭帝初封常山王以子百年為世子皇建元年八月即帝位

十二月辛亥立為皇太子即後主也

武成帝河清元年正月丙戌以皇子緯為皇太子即後主也

後主武平元年六月皇子常生九月立為皇太子

後周太祖既受魏封為安定公恭帝三年以略陽公覺為公定

公世子即孝昭也初太祖嫡嗣未遠明帝居長已而有成德孝閔處

嫡年尚幼冲乃召群公謂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

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教后父也衆皆默然未有言者左僕射

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略陽公為世子公何所

疑若心信為嫌請即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
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群公並從遠議出外拜謝信曰臨大
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

高祖武帝建德元年四月立魯國公贇為皇太子即宣帝親告

廟寇於阼階

宣帝大象元年元年正月戊午行幸洛陽立魯王衍為皇太子即

隋高祖初封隋王以子勇為王太子閏皇元年即位即位立為

皇太子

二十年十月乙丑太子勇廢為庶人十一月戊子以晉王廣為

太子即煬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功成帝業今太子出

舍大興縣

煬帝太業元年正月丙申立晉王為昭皇太子即元德昭煬帝

長子也仁壽三年以進王領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洛陽宮昭

留守京師遣使者立為皇太子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五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五十七

儲官部

建立第二

唐高祖既受隋封為唐王義寧元年十一月恭帝以隴西公建
成為唐國世子武德元年五月高祖即位六月庚辰立世子建
成為皇太子即隱太子也

九年六月癸亥詔曰儲貳之重武固宗祧一有元良以身萬國
天策上將太尉尚書令陝東道太行臺尚書道行臺尚書令雍
蒲二州都督領十二衛太將軍中書令上柱國秦王世民器質
冲遠風猷昭茂宏衛夙著美業日隆孝惟德本周於百行仁為
重任以安萬物王迹初基經營締構勘翦多難征討不庭嘉謀

特舉長策必尅敷政大邦宣風區隩功高四履道冠二南任摠
機衡庶績允職兼內外彛章載穆遐邇屬意朝也且瞻宜乘
鼎業允膺守器可立為皇太子即太宗也

太宗以武德玖年八月甲子即位拾月癸亥尚書八座奏請立
儲貳詔曰尚書奏議以為少陽作二元良洽本處奉宗祐式固
邦家中山王承乾坤居嫡長夭姿峻嶷仁孝絕深業履昭茂早
聞叡哲幼觀詩禮允茲守器養德春宮朕欽承景業嗣膺寶位
憲則前王思隆正緒宜依衆請以荅僉望可立承乾為皇太子
貞觀八年二月乙巳皇太子承乾加元服

十七年四月乙酉廢太子承乾為庶人丙戌詔曰昔者哲王受
圖上聖垂範建儲兩以奉宗廟總監撫以寧國家既義於至公
亦事兼於權道故以賢而立則王既興周以貴而升則明帝定漢
詳諸方冊豈不然乎并州都督右武侯大將軍晉王治帝地居
茂親才惟明德至惟仁孝淑質惠和夙應夢日之祥早派樂善
之譽好禮無倦強學不怠今承華虛位率土繫心疇咨文武咸
所惟戴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之臣莫若君朕謂此子寔允衆望可
以則天作貳可以守器承祧永固百世以身萬國可立治為皇太
子所司備禮冊命即高宗也甲午臨軒授皇太子冊已亥御兩儀殿
皇太子侍側陳孝德以戒之謂侍臣曰朕御天下十有七載遂得
太子一諧寢門知子唯父父已體之然初立以長不能廢棄今者
喪敗其自取之矣初承乾之將廢也魏王泰日入奉侍太宗面
許立為太子因為謂侍臣曰秦昨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

始得於陛下為生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孽子臣百年之後當為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故當天性我見如此甚憐之褚遂良進曰陛下大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持國執柄為天下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於晉王者乎陛下日者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愛魏王禮教有踰於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監不遠足為龜鏡陛下今日既立魏王泰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因起入內太宗以晉王仁孝心所鍾愛又以太宗端石文云李治萬吉意以為嗣而未發言泰任數知太宗愛晉王因謂之曰汝善於元昌今敗得無於憂色晉王憂之見於顏色太宗怪而屢問方言其故太宗慨然有悔立泰之言

言矣是日太宗御兩儀殿群官盡出詔留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兵部尚書李勣諫議大夫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聊因自投於牀引佩刀無忌等事爭趨抱持太宗手中爭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且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等符我意未知物論何如無忌等又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既伏乞召問百僚必無異辭若不手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妃嬪列於紗窻內傾耳者數百人聞帝與無忌等立晉王議定一時噍呌響振宮夜太宗於是御大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曰承乾悖逆泰亦敗類朕所觀之皆不可立欲選諸子尤仁孝者立為冢嗣爾其為朕明

言衆咸言晉王忠孝仁愛文德皇后之子立為諸君無所與讓
皆騰躍歡叫不可禁止太宗見衆情所與顏色甚悅是日恭從
百餘騎至永安門詔門司盡辟其騎令引恭於肅章門入出去
武門幽於北苑

高宗永徽三年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為皇太子忠高宗長子永
徽元年拜雍州牧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說后謀立
忠為太子以忠母賤冀其親已後然之奭與書右僕射褚遂良
侍中韓瑗諷大尉長孫無忌左僕射于志寧等固請立忠為儲
后高宗許之

顯慶元年正月辛未立代王弘為皇太子先是永徽六年十一
月丁卯禮部尚書許敬宗奏曰臣聞元儲以貴立嫡之義尤彰

罔敢同名正本之文逾顯所以內崇宗廟外重郊禋取鑒前王
弘之自久陛下憲章千古含章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歸而
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嗣夙聞胎教宜展
問堅之心乃復獲宗降居藩邸徒然養德猶韜屐館之符未纂
承華尚阻商山之道是使前星匿彩搖岳韜峯臣以愚誠竊所
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
外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嗣降神重光有融燿暉宜息安可以
茲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謹按春秋左氏傳云隱
元年春不書即位攝也昔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為魯
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自營菟裘遜
而歸老孔子褒其讓嫡旌手此事之書又東觀漢史云光武皇

帝子疆居長建武之初為皇太子及皇后陰氏有子曰莊由是疆不自寧固求遜位帝乃從之封疆為海王竟以莊為太子是為孝明皇帝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疆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大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植反枝幹久易位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又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事成孤鱗必嬰嚴憲臣竊謂身許苟且隨流尸祿偷榮故知無咎伏自思忖荷眚先朝引於陋巷之中申以後車之禮雲臺畫象十有八人三紀于茲唯臣僅在趨事陛下繇歷二坊叨處調護之流濫育正人之伍蔭琬華於望苑彫朽木以為容推鑿轂於天衢偶鷄樹而徒老常思自免少報洪恩既屬天步康寧效況旅而無所太階平晏願焚宗而靡由今茲冢嗣執珪下枝當璧孟戾淪屈大典永申臣既分職文昌典司嘉禮位均宗伯弗敢曠官效命之秋宜在茲日所以思不出位輕叫帝閤冒嚴威干斧鉞志忌諱竭精誠天或弗違從其至理朝聞夕損抃若登仙如塞讜言遣其芻藘前膏染鼎亦所甘心仍望奉見指陳彝典及召見帝曰卿朕之伯夷也立嫡之義在禮何如對曰正基本則萬事理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獨未正萬國無所係心據理最為不可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竊位而懷自疑恐非宗廟之禮願陛下熟計之帝曰忠已自讓對曰能為太伯願速從之

四月十月丙午皇太子弘加元服

後薨謚字敬皇帝

上元二年六月戊寅立雍州牧右衛大將軍雍王賢為皇太子

即章懷太子也

調露二年八月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若王哲為皇太子

改名顯中宗也

永淳元年二月戊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重照中宗長子開

輝二年生於東內殿高宗甚悅及滿月立為皇太孫後避則天諱改名重

潤降封邵王

中宗嗣聖元年二月壬子以永平王成器為皇太子後改名憲降封寧王

謚曰讓皇帝

神龍二年七月戊申立左衛大將軍衛王重俊為皇太子時以

除遂不行冊禮即節愍太子也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丁未以平王隆基有安社稷之功立為皇

太子即玄宗也制曰舜去四凶而功格天地武有七德而戡定黎民

故知有太勲者受神明之福杖義高者為七鬯之主朕恭臨寶

位亭育寰區以萬物之為心以兆人之為命維承之道咸以豕

媯居尊而無私之懷必推功業為首然後可以保安社稷永奉

宗祧第三子平王隆基孝而克忠義而能勇北以朕居藩邸處

守國彛貴戚中人都無引接群邪害正凶黨寔繁利口工言讒

罔極韋溫延秀朋徒競起晉卿楚客交構其間潛結回邪排擠

端善居人集木君子阽危愒目視陰朝不保夕擁羽林萬騎率

左右屯營先害朕躬并及太平公主中外良士咸擬勦屠隆

基密聞其期先難奮發挺身鞠旅眾應如歸呼噏之間克渠殄

滅安七廟於幾墜濟郟生於將損方彛之功過比武之德逾七
靈祇在德昆弟樂推一人元良萬邦已定為副君者非此而誰
可立為皇太子有司擇日備儀注冊命初睿宗即位議立皇太
子以宋王成器長而平王有誅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
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乖其宜
則海內失望非社稷之計臣敢以死請而平生聞之累日涕泣
固讓言甚切至諸王等咸以平生有社稷大功神祇僉屬群臣
又曰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極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
平王有聖德定天下宜膺主鬯以副群心睿宗乃從之平王又
抗表讓曰臣聞立嫡以長古之制也豈以臣有薄効虧失彝章
伏願稽古而行臣之願也睿宗不許王又累表懇辭睿宗固拒

之

玄宗開元二年十二月辛未立郛王嗣謙為皇太子制曰樹之
后王所以輯寧黎獻前立儲副所以安固宗祧故能崇四術之
科為萬國之本長幼君臣之序嗇胄知歸溫文恭敬之風群生
攸屬古之制也其在茲乎郛王嗣謙聰睿夙成端莊特秀三雍
禮樂必也生知五官詞藻居然暗合體道為器非假於學問資
靈授德自符於神解夏弦春誦地義天經立人之道既彰為子
之誠昔着今昇平在運域中咸寧將有事於元良固不踰於三
善宜光近日之敏俾仰前星之耀來年正月四日備禮冊為皇
太子所司准式

七年十一月皇太子將加元服下制曰元良所以主鬯奉社

稷身於萬國祝以三加皇太子居長德之地務親仁之道爰就
師保克脩志業寢門問安而資敬大學齋胄而徵善大猷且酌
元服宜申史稱周頌之年傳記魯襄之禮粵若敬始謂之成人
逮茲建王式展嘉事可以來年正月加元服所司擇日奏聞禮
官博士詳考故實允符令典
八年正月甲子皇太子加元服乙丑皇太子謁大廟
十三年制皇太子嗣讓改名鴻

二十六年六月庚子制曰大寶曰位實在其丕承萬邦以身必
建於明兩服嗣守鴻業祇嚴永圖恭惟七鬯之主豈捨人神之
望開府儀同三司兼單于大都督河北河東行軍元師朔方軍
節度使兼關內支度營田鹽地押諸藩部落等大使上柱國忠

王璵天假聰明生知仁孝君親一致友悌三成溫文之德合於
古訓敬愛之風聞於天下嘗以察其所安視其所以考言有章
詢事皆中知子者父允叶于元良以長則順且符於舊典宜膺
擇嗣之舉俾受升儲之命可立為皇太子
即肅宗也仍取來月內擇
日冊命所司准式

七月己巳帝御宣政殿會九品已上文武百官冊皇太子忠王
璵帝第三子自皇太子瑾得罪廢為庶人王長而最賢遂立為
皇太子

肅宗乾元元年五月庚寅詔成王倬宜立為皇太子改名豫
即肅宗所司擇日行冊禮也

七月壬午皇太子於宣宗殿謝冊命

十月甲辰帝御宣政殿冊皇太子

代宗廣德二年正月己卯立元師尚書令雍王适為皇太子
甲子雍王表曰臣性本凡愚識無久遠夙承訓誨未達禮經俾
踐元良是輕主鬯顧惟孱懦何以克堪然臣頃摠戎麾恭憑睿
略在臣何力妄欲貪天且五帝三王立嗣殊制王者家天下以
傳子帝者官天下以傳賢胡有居五帝之時行三王之禮臣雖
不敏竊謂非宜乃知古之正統不以年樹俊不以嫡明矣若以
臣居嫡而廢德在長而捨賢恐大道淳風隱而不見伏以天下
之公器不可虛涉宗廟之寃網不可輕舉伏惟陛下敦三善之
本審萬國之身不可以私授為心但可以推賢為慮則陛下享
唐虞之德臣蒙伯邑之名乞回聖慈俯寢恩命帝詔答曰立嫡
以長繼統惟賢三代成規百王令典惟爾元子敬而溫文孝叶
天經學深義府克奉趨庭之訓遂成鱗趾之才須摠元戎式平
巨猾外藩受律群帥叶謀咸推免苑之賢允副龍樓之拜宜膺
德舉勿用勞謙乙丑又上表陳讓答詔不允即宜斷表

二月己巳帝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先是寶應二年五月宰臣及
文武百僚上表請立皇太子兩表不從宰臣等又上言曰伏見
儲貳未立明兩虛位累有陳請愚誠不從陛下以郊疊多虞等
戎侵軼故茲大典終務安邊誠聖主憂勤謙讓之心非國家固
本久遠之計易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書曰一人元良
萬邦以貞謹案歷代哲王守邦書國未有不先定家嗣以叶群
情然後脩理文緝刑政於是諸侯以秩進戎狄以義叙已鬯以

時主監撫以事明宗祀之本不可斲闕今大盜初滅先零猖狂時號艱虞人懷底定而守嫡不建繼體未孚天下顯實有所望陛下固辭未允億搖心伏願遠圖百代之謀俯遂群臣之請必冀四夷向化萬國歸誠帝手詔答曰卿等謨明廟堂夾輔王室請正長嫡以崇儲副稱元良之身固天下之本此調主壺誠哉是言但以黎庶不康甲兵久頓憂勞旰昃姑務息人與衆共守斯為急務冊命之禮輟而未行方俟有年用申盛典高秩

玄月平秩不遙因其萬物之成繼以重離之照子孫逢吉是為大同佇至此時依卿所請宜悉朕懷至是乃降冊命

德宗以大歷十四年五月即位十二月乙卯詔曰主噐者莫若長子繼明者必建儲兩既以傳重亦以崇本則君親之大義帝

王之弘範無先於此矣朕以眇身續承丕緒夕惕祇畏惟懷永圖承八葉之耿光居四海而稱大則已壺之主粲盛之重樹元貴嫡有邦之先宣王誦生知古訓既賢且長聰明敏博溫恭孝友不自滿假率由憲章慶發高禔兆申甲觀為子之道惟父能知審其觀志宜承大統固能揔戎監撫載於鼎寶不絕馳道謙敬益崇問安必自於因心入學固知其讓齒昇茲上嗣庶身萬國可立為皇太子即順也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建中年年正月冊皇太子

順宗以身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三月發已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噐之重歸于長所所以固社稷正邦統古之制也廣陵郡王淳孝友莊敬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

訓詞文皆合雅講求典禮學必承師言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
續丕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姿盛元
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皇太子改名純即德宗也仍令有司擇日
備禮冊命

四月乙丑帝御宣政殿冊皇太子時帝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
親奏對者內外咸言王任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
陰雨皆以為群小用事之應及將行冊禮之夕雨乃止至行事
之時天景晴朗有慶雲見職者以為天意有所歸及覩皇太子
儀表班行悚動退無不相慶至有感而泣者其日道路觀悅遞
相傳告中外有屬焉

憲宗元和四年閏三月丁卯詔曰朕聞君天下者緒承統業何
嘗不樹建儲貳國安邦家况長子有主器之義元良身立國之
道上以嚴宗社之慶下以順長久之計歷考前載率由斯道鄧
王寧性與忠敬生知孝友秉寬明之度體慈受之心學師訓譽
詞尚經雅動皆中禮慮不違仁稽以舊章允膺上嗣朕獲續丕
緒夙夜虔恭常懼神明未敢正理多闕曠慈茂典亟涉歲時今
屬方夏用應品物咸遂覽皇王之制詢鄉人之謀時瞻太猷莫
此為重是用授之已嘗位以青宮欽惟永圖俾服休命宜冊為
皇太子即惠昭太子也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四月令皇太子居少
陽院其年有司將行冊禮以孟夏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罷
至十月方就廷冊六年太子薨

七年七月乙亥制曰承廟祧之尊固邦國之本重其緒業身以

元良斯古今之通制也乃者春宮曠位已涉歲時將恐禋獻闕
主豈之儀膠庠虛齒學之道其何以懷寧方夏章示教源稽諸
往冊用舉彝典遂王宥孝敬忠肅寬明惠和遵保傳之言佩經訓
之旨友于兄弟睦于宗親博愛而恕已以誠慎行而飭躬以禮載
觀所履克茂厥猷宜正儲闈以對休命朕祇若成憲懷惟永於
圖法二王垂統之秩紹十聖重光之烈致嚴禋配禋奉粢盛式
昭上嗣之崇庶協明離之吉宜冊為皇太子改名常即穆宗也仍令有
司擇日備禮冊命十月壬寅帝即御宣政殿冊皇太子仝百寮
退謁皇太子于崇明門幕殿凡三再拜太子皆吞拜宮寮拜則
受之又赴興慶宮進名奉賀皇太后

穆宗長慶二月十二月癸巳制曰朕聞王者敬承宗祧欽若天
命必建元子用寧邦家所以光協繼明嚴當主鬯朕續承聖緒
寅奉丕圖永惟國本之安爰在皇儲之重而青宮久闕望苑未
開何以表式元良昭宣鴻業稽於往冊用舉彝章長男景王湛
孝愛恭和忠敬成肅慈惠特稟寬仁夙彰言通典謨動協儀矩
睦友宗屬傳承傳道克脩令問曰茂嘉猷宜踐儲闈以承休命
朕以君尊父嚴每推乾道聞詩學禮用首人倫嘉翼翼於誠心
覩烝烝於孝敬克稱之子無讓前脩禋奉粢盛式昭元嗣宜冊
為皇太子即敬宗也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乙未宰臣百寮並賀
皇太后于興慶宮丙午帝御紫宸殿冊皇太子故事冊太子御
宣政前殿時以帝體未康慮勞登御故從便也是日備宮懸於
紫宸殿廷列而內杖於兩閣門內群臣辨色序立於宣政門外

俄就外廟食訖始具冠服劔履入日月華門列位於正衙辰後一刻方入閣帝臨軒後以忠官列侍太子涉自崇明門以宮寮翼從駙馬二人扶整衣冠禮儀使導以進及樂作善開群臣拜訖太子進至龍墀東西再拜受冊攝中書令杜元穎詭讀冊文以授太子再拜蹈舞乃出歸于崇明門慕殿群臣賀皇帝訖退詣崇明謁皇太子太子命舉簾執笏各拜宮寮拜則受之禮畢群臣赴興慶宮穆賀初穆宗因擊毬暴得風恙機務稍雍外庭不知宮中安否者三日京師人情恟然右僕射裴度三上疏請立儲嗣兩省官及翰林李士亦繼陳封章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與同列因樞密中使梁守謙劉弘規王守澄同議遂迎置景王於少陽院然後固請穆宗御紫宸殿以安衆心乃一十二月五日入閣率百寮稱賀因請立皇子景王為儲后感激嗚呼聞者莫涕不零班退又獨進曰景王先聖皇太后嫡長子至正且順事無可疑伏望即賜宣下臣謹便令有司擇日冊命時穆宗不能言微有許納之意逢吉還中書早奏封進時同列杜元穎先赴太廟宿齋逢吉後出先範門以所進言請立太子不言請立景王遽迴馬退之獨改奏狀以進翊日詔下遂以景王為皇太子

文宗太和六年十月甲子詔曰禮重承祧義存繼體思崇守器必務建儲王者所以固大本而貞萬國也魯王永溫仁寬明聰敏孝愛動合至性居無放心樂善承顏曠度容衆恭勤詩書之教率由忠愨之風懿茲徽猷先我上嗣朕纂奉寶位丕寧脞圖

欽若舊章同建儲貳爰俾主鬯以問安寵正龍樓之榮昭宣甲
觀之兆宜膺茂典允屬元良宜冊為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
備禮冊命太子帝長子也母曰王昭儀帝自即位承敬宗盤游
荒怠之後恭儉惕慎以安天下以晉王謹愿且欲建為儲二未
幾晉王薨帝哀悼甚不復言東宮事久之方有事命中外慶悅
七年八月庚寅御宣政殿冊皇太子禮畢百寮詣與慶宮賀太
皇太后義安太后又詣光順門賀皇太后

開成三年十月太子薨

開成四年十月制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嘗不正國本而承
天序建儲兩而主重器朕以寡昧祇荷丕圖恭寅畏思同鴻業慎
擇全懿曠于旬時而卿士獻謀龜筮告吉以為少陽虛位願奉盛
儀列聖垂休俾合予志選賢而立式表無私敬宗皇帝弟六男陳王

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溫文雅謙敬宗皇裕端明之體度尚
書之辭訓言皆中禮行不違仁是可以順考革章欽若成命授
之匕鬯以奉粢盛宜迴朱邸之榮俾踐青宮之重可以為皇太
子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自清宮虛位將相大臣泊職言者
拜章面陳凡累月帝遂冊立陳王宋立與夷之志也

五年正月文宗暴疾

兩軍中尉仇士良等矯詔立穎王為皇太子廢太子為陳王

五年正月己卯制曰朕顧眇身獲土承構恭寅畏十有五年
雖宇內小康而大道猶鬱方思砥礪期臻治平而天不祐予夙
嬰疾疹政既多闕心不自安近者凝沍所侵久而寢劇臣寮憂
我內外一心禱祀畢為藥石備至亟換旬朔有加無瘳懼不能
躬摠萬機日釐庶政稽于古訓謀及大臣用建親賢以貳神器

親弟穎王炎朕昔在藩邸與同師訓動成儀矩深稟寬仁俾奉
昌圖必諧人欲可立為皇太子即武宗也應軍國政事便令勾當是
日兩軍自十六宅迎帝赴少陽院百官謁于東宮思賢殿分命
群臣告天地社稷

武宗會昌六年三月遺詔立光王怡為皇太叔權勾當軍國政
事改名即宣宗也

宣宗大中十三年八月遺詔立長子鄆王溫為皇太子監國政
名灌即懿宗也

懿宗咸通十四年七月制立第五男普王儼為皇太子改名儼
即僖宗也

僖宗文德元年三月遺詔立壽王傑為皇太弟時帝暴不豫臣

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唯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壽

王後改名即昭公也

昭宗乾寧四年二月丙寅帝在華州節度使韓建表請立太子
已未制得王裕宜冊為皇太子天裕元年八月為蔣玄暉所言

天祐元年八月遺詔曰輝王祚幼彰岐嶷長實端身褒然不
群予所鍾愛必能克奉丕訓以安兆人宜立為皇太子改名祝

監國國事即哀帝也

禮圖國事

天於平八月慶日獻王... 禮圖國事... 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五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五十八

東宮儲宮部三

誕慶 儀貌 令德 孝友 文學 失德 才智

誕慶

夫王者當宇宙之太承基構之重期本枝之克茂故主器而斯尚載誕之始慶賜遂行或立禋祝之祠或赦囚擊之罪或以之賜爵級或因之錫晏喜所以上祗宗祐下隆基緒者也垂諸竹帛不過矣

漢戾太子武帝長子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群臣喜枚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禋祝禮曰令祀於高禋高禋太子喜而立此禋祠而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

宋太子劬文帝長子元嘉三年閏正月丙戌生二月己卯見繫囚徒一皆原赦時元帝猶在諒闇故秘之三年閏正月方云劬生自伐以來有仁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惟殷帝乙既踐祚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劬為體元居正帝甚喜悅

梁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和帝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與貴嬪留

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師
哀太子太器字仁宗簡文帝嫡長子晉回四年五月丁酉生陳吳興王裔字承業後主長子也以宣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於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為己子是時後主年長未有裔嗣宮帝因命以為嫡孫其下詔曰皇孫載誕國祚方

熙恩與群臣共同斯慶内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為父後者賜爵一級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薨神自天亦降云是天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太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宮中乃太曹主

唐廢太子承乾太宗長子武德初文德皇后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

太子忠字正奉高宗長子貞觀十七年十一月甲辰生高宗晏宮寮於弘教殿太宗幸東宮顧謂宮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無酒食而唐突卿等宴會者朕初有此孫故相就為樂太宗酒酣

起舞以屬群臣有位於是遍舞盡日而罷賜物有差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高宗開耀二年中宗為皇太子生於
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滿月太赦改元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孫

儀貌

夫肖天地之形體雲日之表受最靈之氣有繼明之象故天姿
岐嶷出乎自然龍章粹和發於異稟是以居主鬯之重為天下
之本有以見容止可度矣
宋太子劭文帝長子美鬚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也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從容
有風儀音辭和辨體素過壯有宮簡於遨遊

梁昭明太子統高祖長子也美姿貌善舉止體素壯腰帶十圍
哀太子太器簡文帝嫡長子也性寬和神用通嶷
陳太子深後主弟四子也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喜愠
唐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始出閣容止端雅深為高宗所嘆
賞

令德

夫嘉言善行必垂於後蓋以為人景慕與世作程矧未登儲二
之尊應兩明之象而孝謹天至溫恭日新問安侍膳具瞻三善
之姿監國撫事允副萬邦之望所以妙選羽儀率尊師傳者顯
於此矣

吳太子登大帝長子接待寮屬略用布衣之禮或射獵當由徑
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於頓息又後空閑之地其不欲煩

民如此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以為不忍致罰呼責故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太子和太帝弟三子赤烏五年為太子都督劉寶曰庶子丁宴宴亦白保和謂晏曰文武在是當能幾人因隲構簿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自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辭和辨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為得意與景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孝謹天至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年十二月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召親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治之曰

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五十文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為具言於高祖高祖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所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每入朝未五鼓治嚴守城開在東宮雖復燕居內殿一坐一起常西向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一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荊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致傷痛使捉手板代之頓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拌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刑上三歲士一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隆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又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著遊其中嘗泛舟後地畚禺侯執盛

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執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勅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時高祖大弘佛教新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二諦法身義竝有所通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於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會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復敬耆老中書舍人陸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昭陸果每月常遣存問賜珍羞衣服自加元服高祖使有萬機平斷法獄多所金宥天下皆稱仁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踞密加賜與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役賦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優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皆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彊徼之民間喪皆慟哭

陳太子琛後主第四子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

隋廢太子勇高祖長子性寬人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飭之意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大業元年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努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催席極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

唐太子弘高宗第五子性仁孝深爲帝及太后所鍾愛咸亨初

駕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大旱關中饑乏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榆皮蓬實者乃各給米使足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貸人詔許之顯慶三年薨年二十四甚為士庶所痛惜高祖親為製獻德紀并自書之于右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始出閣容止端雅深為高宗所嗟賞上元二年立為皇太子尋令監國處事明審為時論所稱

孝友

古者竝建師傅奉乎冢嫡所以琢磨懿範輔翼令猷夫父子之親存乎天性兄弟之愛謂之天倫人道之先何尚於此蒸上之志克奉於慈顏怡怡之懽溥敷於同氣則正家而定天下推已而形四海染盛有寄已豈無失豈止問安之訓道映於龍樓致

美之風事光於申觀而已哉

吳太子登太帝之子也自武昌遷都建業時登鎮後以弟慮卒登往建業往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關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帝遂留焉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

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須先立后帝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帝默然及為皇太子時弟和有寵於帝登親敬待之如兄弟常有款讓之心

梁昭明太子性仁孝自出宮常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普通七年十一月母丁

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少從喪還宮至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味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以轉就羸瘠我此更無餘病正爲如此胃中亦此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俟我常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莫不泣大通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勅參問輒自力手書啟及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哀太子大器簡文帝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嶷在於賊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攜太子同行及其敗歸步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竝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亡匿乃自叛父非謂避賊便涕泗嗚咽今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懼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養於宮中既長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嘗在至尊所以朝娶婦則便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高祖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

唐太子弘高帝子顯慶初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液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令降會帝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

監國駕發數日太子戀慕不已帝聞之遽追赴行所烏弘嘗受
春秋左氏傳於司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嘆曰此
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脩春
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伐貶惡以誠後故使商臣
之惡顯于千載太子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
餘書瑜再拜謝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殿
下誠孝寔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
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
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
讀禮記太子從之

才智

禮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世子之謂也若乃才由天縱志本
夙成解經若生知臨事必先覺無假師保之訓自誠聰哲之謀
而兩明有暉承華作則故可得而稱也

吳太子登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
以為最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
見釋

孫和為太子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姦妄之人將因事
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嘗言當世士人宜講脩
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
謂後群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
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

惜力君子慕其太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久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九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之華皇王之際於斯為盛事連中禁恐良史闕書請編諸典策以光千古帝手詔報曰卿文勒石誠為可重故令兒子題額及陰何所發揮而勞致謝毬場宴樂咸睦深慈豈伊裴然少能申寫卿為宗子欲名教有歸記之史冊亦隨卿意

失德

夫反德為亂棄德不詳故仲尼戒其不脩臯陶勸其邁種良有謂也矧復應前星之象當主鬯之重是為天下之本用承萬代之業乃有居昏長教犯義踰距崇侈汰以自恣謀逸豫以無度

雖天威有赫臨之而不悛近侍盡規矩之而罔顧以至貽厥敗類垂諸編簡噬臍之悔庸可及乎

晉愍懷太子遹惠帝長子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師傅賈后素忌之密勅黃門闈官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常自拘束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常在後園遊戲愛埤車小馬令左闕文斷其鞅勒使墮馬為樂或有犯忤者手自箠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脩墻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大子奸之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常採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中書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

生而后性克暴深以為憂每盡忠規勸太子脩德進喜遠於讒
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氊中以制之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
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
觀塔宇多取竒石妙極山水慮上宮望見乃倚門列脩竹內施
以脩功德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
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
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違曜退而論奏和以
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真事在著者頗數為故以諷之

晉愍懷太子適惠帝長子少聰慧武帝時宮中嘗失火武帝登
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
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竒之嘗從帝觀豕牛
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
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與我家嘗對羣臣稱

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天監元年始二歲立為皇太子三歲
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能諷誦性寬和高祖數使聽訟
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翻縣以
太子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孥戮令縱不以
其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方
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
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辨折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宣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皇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嘆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

唐太子承乾太宗長子少敏惠太宗甚愛之貞觀八年九月太子來朝太宗謂待臣曰我以承乾多疾病不令讀書但與孔穎達評論古事我試令作數紙書言經國大體立成三紙頗有可觀先論刑獄爲重深得經邦之要也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處事明審為時論所稱初潞王始出閣高宗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覽經領覽遂即不忘我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復誦我問何為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出自天性

文學

夫儲二之建所以重宗祐而承天序也故有師保之訓書禮之教然後溫文著於內英華發於外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世子齒於學之謂也由漢而下或通經肄業成於講習或立言著論煥乎義趣或雕章麗藻駿發於毫翰或遺文徃行克就於編緝斯固彰郁郁之美播洋洋之譽玉振而金相星暉而海潤者已

漢武帝戾太子據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少壯者言又從瑕丘公漸長大也

受穀梁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也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及豫章王嶷薨太子見帝友于既至造碑而奏之

梁高祖昭明太子統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能諷誦天監八年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典易常自討論篇籍或與文士商榷古今間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三萬卷名才竝集文章之盛晉宋已來未之有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以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愍懷太子方矩元帝子少勤學聰穎有元帝風陳後主廢太子裔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竝善屬文

隋高祖廢太子勇頗好學解屬詞賦帝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直諫帝覽而嘉之

書具諸宮諫諍門

唐高宗太子弘初入東宮請於崇賢館置學并置生徒詔許之始置學生二十員東宮三師三少賓客詹事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衛率及崇賢館三品學士子孫亦宜通取弘常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又讀禮記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兼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圍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探古今文集擿其英詞麗句以

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制賜萬三萬段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始出閣高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暫經領覽遂即不忘上元二年立為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同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

太子瑛玄宗子開元二十五年玄宗命瑛題御史大夫李適之所撰河隄記碑額又命永玉璘書其碑陰時皇太子與諸王新賦毬塲詩序適之乃上言曰臣不工文且非碩學更紆天人之翰以光鄙野之人又見陛下訓以義方教之親睦文王美常棣

高郵造游墻數百間施諸機巧宜湏鄣蔽湏吏成立若應毀撒應手遷徙善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毬光以金翠過於雉頭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啟武帝引前例求東田起小苑帝諸之未明中二宮兵刃金寶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師帝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為無敢啟者後帝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匿之由是見責太子素景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帝終不知太子常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武賁雲罕之屬帝常幸東宮忿忿不暇藏輦文景及以弗景內輦中故帝不疑及太子薨帝履行東京見太子服玩過製太

怒勅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為崇虛館
後魏廢太子恂孝文長子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
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啣之孝文幸
嵩岳恂留守金庸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及道悅於禁中領
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
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
隋廢太子勇高祖長子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
漸因而誡之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
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
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止可三數十人遂
情各異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侍之東
宮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停斷自此恩寵始衰勇多內寵昭
訓雲氏充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
薨獻皇后意有佗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弭不
平頗遣人伺察求勇自過

唐隱太子建成高宗長子外結小人內連嬖幸復與諸公主及
六宮親戚驕姿縱橫并兼田宅侵奪犬馬同惡相濟掩蔽聰明
苟行已志唯以甘言諫辭承候顏色

太子承乾太宗長子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
其迹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羣小褻狎有太
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
宗知而大怒收殺之承乾痛悼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孺像列

偶人車馬於前令宮中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所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并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推髻剪綵而舞衣尋種跳劍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五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五十九

儲宮部

監國將兵

監國

春秋傳曰君行則守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所謂君之冢子居明離之位當主營之重繼體作貳為國之本或乘輿巡幸靈旗親征總督留務以隆民望或付之政事委之獄訟臨聽關決以裁國典蓋所以茂元良之德以貞萬邦昭儲副之義以熙百志然後一字內之視聽定天下之大本保世延祚垂鴻永命莫不由斯者也

吳太帝權黃龍二年九月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

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

嘉禾三年大帝征新城使登居守摠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

宋朝帝太豫元年正月帝有疾不朝皇太子會萬國於東宮并受貢計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正月帝將訊丹陽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內獄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言作貳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太子乃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

帝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

即文憲太子也

梁昭明太子統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是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

後魏明元帝泰常七年五月詔泰平王壽攝政初帝服寒食散頻年發動不堪萬機故有是命是歲使祭酒崔浩奉策告宗廟命泰平王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楊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典大尉穆觀散騎常侍丘惟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僚摠已以聽焉明元避居西宮將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辨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掌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以此六人輔相吾相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臣時奏所疑明元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大武太延五年六月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

皇太子決留臺事九月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師太駭皇太子命上當王長孫道生等拒之

太平真定四年十一月詔曰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受子任賢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公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明為科制以稱朕心五年正月壬寅皇太子始總百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古弼輔太子以決庶政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

孝文大和十七年立皇子恂為皇太子帝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

北齊文皇帝天保元年九月庚午帝始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

後國武帝建德三年皇皇后喪帝居倚廬詔皇太子贊總釐庶政是後帝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

隋文帝開皇初立子勇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太子參決之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癸亥主秦王為皇太子詔曰君臨率土劬勞庶政昧旦求衣思弘至道而萬機繁委成務殷積當床日仄寔勞聽覽皇太子世民夙稟生知識量明允文德武功平一宇內九官惟序四門以穆朕付託得人義同釋負遐邇寧泰嘉慰良深自今後軍機兵仗倉糧凡厥庶政事無大小悉委皇太

子斷決然後聞奏

太宗貞觀四年五月詔皇太子承乾宜令聽訟在茲恤隱自今已後訴人為尚書省判不伏者於東宮上啟令承乾斷決令若有固執所見謂理不盡然後聞奏

九年太宗在諒闇之中庶政皆令承乾聽斷頗有大體自此本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

十九年二月太宗親征高麗詔曰省方之務既勞於宮親監國之重允屬於儲貳皇太子治溫文表德睿哲日躋仁孝之誠彰於溫清弦諸之美著於膠庠禮儀既茂徽猷彌遠委以當罰之權任以軍國之政詳諸前載寔惟令典發定州巡遼左之後宜令治監國其宗廟社稷百神咸令主祭軍國事務竝取斷決時

太子太保高士廉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竝留輔佐太子下令曰仰惟聖訓奉以周旋虛想異人共康神化式遵頓織分驚翹車企覩英靈欽聞政道宜領下州郡妙簡賢良其有理識精通執心貞固才高位下德重位輕或孝弟力行素行高於州里或洪筆麗藻美譽隔於天庭或學術該通博聞千載或政事明允才為時須如斯之倫竝堪經務而韜光勿用仕進無階委身蓬華深為可歎所在官僚精加訪採庶使垂綸必察操築無遺一善弓旌咸宜舉送於是州郡所舉前後至者數百人

二十年三月庚午詔曰朕粵自眇年時逢道喪懷生之類盡塗原野是用痛心疾首壤袂救焚以戰場為俎司以干戈為章服夕不遑息寧濟四方饑不及餐推移一紀幸賴上玄幽贊下土

宅心承天嗣曆求精求政蠲百王之積弊振千祀之頽綱旰食宵衣百齡行半泊乎至道方泰荼蓼遽侵自惟九年已來亟罹哀恤又屬高麗逆亂毒被韓夷微物不安無忘隱惻遂復躬行吊伐遠涉遐荒時歷暄寒體親風雨雖復澄氛海外有慰深衷又倦征途乃多虛救方今兆庶殷阜六合廓清垂拱無為允在茲日而皇太子治令德遠彰所有機務可令斷決百辟卿士咸宜受其節度朕當親調五藥暫屏萬幾三數月間且自怡懾十一月乙丑詔曰朕因東行憂勞幸靈州綏撫冒寒來往稍覺疲弊今欲至歲暮以來怡懾宜暫簡靜其祭祀及諸方表疏蕃客兵馬宿衛應行魚契給驛授五品以上官及五品以上官降解斷死罪等事依常式奏聞自餘竝取皇太子治處分太子不令

二十一年五月壬辰令皇太子依舊百司啟事

二十三年二月丁卯太宗以不豫勅皇太子於金液門聽政

高祖顯慶四年十月皇太子弘初入東宮及駕東東宮留太子

於京師監國

龍朔二年十月丁酉駕幸温湯皇太子監國三年二月庚戌勅

京城見禁囚每日將二十人過帝親慮之多所原免慮不盡者

仍令皇太子於百福殿慮之

十月辛巳朔詔皇太子弘每五日於光順門內監諸司奏事其

小事並太子決之

乾封二年九月庚申皇太子弘監國帝欲服餌故也

咸亨二年正月幸東都詔皇太子弘監國

四年八月辛丑帝以瘧疾令皇太子弘於延福殿內受諸司啟
事
上元二年六月立雍王賢為皇太子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為
時所稱手詔褒之
儀鳳四年五月丙戌詔皇太子賢監國
永隆二年閏七月庚申帝以服餌令皇太子監國
永淳二年十一月戊戌命皇太子監國侍中裴炎黃門侍郎劉
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宮平章事

中宗神龍元年為太子監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勞諸州
睿宗景雲二年二月有術者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睿宗顧
問侍臣莫有對者張說進曰此是讒人欲搖動東宮耳陛下若

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窬跡絕災難不生睿宗大悅
乃下制曰維天生人牧以元后維皇立國貳以副君將以保綏
家邦安固後嗣者也朕慕承洪業欽奉保圖夜分不寢日晏忘
倦茫茫四海俱一心之未周蒸蒸萬性恐一物之失所雖卿士
竭誠守宰宣化緬懷庶域仍未小康皇太子隆基仁孝因心溫
恭成德深達理體能辨皇猷宜令監國俾爾為政其六品以下
授官其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四月戊子制曰政事皆取皇太子處分若軍馬刑政五品已上
除授政事與皇太子商量然後奏聞時睿宗欲傳位於皇太子
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宸極為貴昔居皇嗣已讓
中宮及居太弟固辭不就思脫屣於天下為日久矣今欲傳位

太子卿等以為如何羣臣皆唯唯莫有對者皇太子遣右庶子李景伯上疏讓所監不許

肅宗元年建巳月乙丑詔曰天下之本屬於元良四方之明資其冢嗣是有傳歸之義必膺監輅之重克廣前列與人守噐非君父之獨親俾生靈之同戴朕踣慕弓劔寢居縑經頃以疾苦未能康寧殘寇猶虞中原多壘軍國太務理須參決乃晷七嘗恭承宗祧皇太子天縱聰明日躋聖德中興宸構已有大功問安寢門知九國之夢制勝戎閩高五品之才時方艱難禮在諒闇且以庶政委之元子宜令權監國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七月乙未詔曰朕承九重之烈荷萬邦之重顧以寡德涉道未明處恭畏懼不克祇荷常恐上墜祖宗之訓下貽卿士之憂夙夜祇勤以臨于谷而積次未復至於經時怡神保和常所不暇永懼四方之大萬務之殷不躬不親慮有曠廢加以山陵有日林潦踰旬是用倣于朕心畧答天戒其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純句當百辟群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同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初帝自嗣位即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劇雖時扶坐殿羣臣入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王叔文而李忠王伾為之內主為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謹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唯意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西川韋臯荆南裴均東川嚴授等殘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

太子卿等以為如何羣臣皆唯唯莫有對者皇太子遣右庶子李景伯上疏讓所監不許

肅宗元年建巳月乙丑詔曰天下之本屬於元良四方之明資其冢嗣是有傳歸之義必膺監輅之重克廣前列與人守噐非君父之獨親俾生靈之同戴朕踴慕弓劒寢居練經頃以疾苦未能康寧殘寇猶虞中原多壘軍國太務理須參決乃矐七鬯恭承宗祧皇太子天縱聰明日躋聖德中興宸構已有大功問安寢門知九國之夢制勝戎閫高五品之才時方艱難禮在諒闇且以庶政委之元子宜令權監國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七月乙未詔曰朕承九重之烈荷萬邦之重顧以寡德涉道未明處恭畏懼不克祇荷常恐上墜祖宗之訓下貽卿士之憂夙夜祇勤以臨于谷而積次未復至於經時怡神保和常所不暇永懼四方之大萬務之殷不躬不親慮有曠廢加以山陵有日林潦踰旬是用儆于朕心畧答天戒其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純句當百辟群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同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初帝自嗣位即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劇雖時扶坐殿羣臣入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王叔文而李忠王任為之內主為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謹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唯意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西川韋臯荆南裴均東川嚴授等綫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

盈玲尚演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憤屢以啟帝帝固
馱倦萬機嫉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主涯
等入至金鑾殿撰制詔而發命為是日皇太子見百僚於東朝
堂百僚拜賀皇太子泣涕不荅拜先是連陰雨既定冊雨遂止
及宣詔之時天地大開遠近晴霽丙申詔宰臣告西宮告天地
社稷皇太子睨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入閣監冊而冊
武宗會昌六年三月寢疾制以宣宗為皇太叔冊為監
昭宗天祐元年八月以煇王為皇太子監國

將兵

夫儲嗣之位以貞邦本監撫之制著於前訓自漢而下或總督
戎政躬行討伐或出鎮方面以遏維侮至有乘艱虞之運當否
阨之會糾合義勇克清大憝表率禁旅奉衛乘輿允集太勲紹
隆景命斯固天啟人與故能功偕時並者也若乃命令有專稟
之非師律有否藏之異元良所以毓德嗣適不以臨戎蓋里克
之論全琮之諫信美而可徵矣

漢高祖十一年自將征淮南王布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
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
吳大帝黃龍中使太子登出軍次于安樂左護軍徐州牧全琮
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
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帝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當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師至瓜步京邑震駭皇太子劾出鎮
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

後魏明元泰常七年十一月皇太子親統六軍鎮塞上
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九月癸巳皇太子北伐叱于漢南
後周武帝建德五年二月建室子贊廵撫西土仍討吐土渾戎
事節度並日人專決八月戊申太子入土谷渾至伏候城而還
隋高祖開皇二年十月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
唐高祖初為唐王隋恭帝義寧二年正月戊辰以唐國世子建
成為撫軍大將軍左元帥總兵十萬徇洛陽四月戊戌班師
武德二年四月司竹郡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卿公太子
建成率將軍桑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貴殺賊師
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往原州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
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

三年七月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突厥
四年五月詔曰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悉從化潛竄
山谷竊懷首鼠寇抄居民侵擾亭候可令太子建成總統諸軍
以時致討分命驍勇方軌齊驅跨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大熟
即就誅夷驅畧之民復其本業行軍節度期會進止皆委建成
處分

八月丁亥遣皇太子建成安撫

五年八月辛未突厥進寇并州庚申皇太子建成出幽州道命
太宗出秦州道以禦之突厥寇原州又令雲州總管李子和率
兵越雲中以掩可汗左武衛將暉改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九
月乙未班師

十一月甲申遣太子建成總戎討劉闡仍下制曰罪止凶渠誣
誤脅從並無所問其有弁惡思順自拔而來隨即安置給其優
賞咸使附業各令安堵雖賊之魁帥久同叛逆必能臨機効節
因事立功並即叙勲班賞量才授任如其不從告諭敢懷迷執
然後肅正軍法齊以大刑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
帥河南河北諸州并受建成處分其間經畧籌筭賞罰科條要
在合機皆以便宜行事十二月壬申皇太子建成與劉闡戰於
魏州城下破之闡抽軍北遁詔尚書右僕射裴寂馳往勞之甲
戌皇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追劉闡於毛州賊背未濟渠而陣
接戰又大破之赴水死者數千人其衆大潰劉闡被葛威擒送
于京師其黨北遁

六年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建成帥師屯北邊

九月丙子突厥退皇太子班師

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以避之

太宗貞觀十七年閏六月丁巳詔曰皇太子治忠孝成德志業
光茂深惟儲副寄深監撫兼統禁旅寔允舊章宜知左右屯營
兵馬事其太將以下并受處分

中宗為皇太子則天聖曆元年契丹賊帥李盡滅據營作亂
皇太子請表討之制令特節為河北道行軍元帥軍未發而
賊退

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命皇太子送金仙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
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天武軍涼州都督賀拔延嗣節

度內發三萬軍兵赴黑山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之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總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赴單于道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

玄宗太寶十四載十二月安祿山叛詔皇太子統兵東討以哥舒翰為太子先鋒兵馬元率領河隴兵募守潼關以拒之

十五載七月帝幸蜀次普安郡詔以皇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州河東北平盧等節度兵馬牧復兩京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幸奉天時順宗為皇太子倉卒間常親執弓矢率禁軍先後導衛備嘗辛苦及賊來攻奉天城中危迫人恟慄不自保帝朝夕自廵城傳宣慰勞督勵戰士其有用命及死事者登時與入陳奏隨加賞賜故戰士無不敢激奮發氣益百倍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五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六十

儲宮部 五

尊師傅 禮士 齒胃 講學

尊師傅

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自周公抗世子之法得教斯著前後出入罔不降禮故能慎成其業充保元吉漢魏而下史氏所記或有致恭北面親授經義明備法服屈體申誠進見周旋崇尚爵齒以致延宿宮闈輿外殿陞訪對請益歡待隆篤省視疾疢豐絜珍御賜吊淪逝曲申恩禮賜予豐渥備罄寵數自非老成碩望勸宣令範者疇克當之哉

後漢明帝立為皇太子世祖拜桓榮為議郎入使授太子後

拜博士常令止宿太子宮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也後為少傅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象今門下列不敢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桓郁榮子也為侍中賢貢中郎將永平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太子奉賀致禮

魏文帝為太子何夔為太子太傅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涼茂亦為太子太傅甚見禮敬

吳太子和太弟第三子也闕澤為太傅薛琮為少傅蔡穎張純等從容侍從和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侍之講校經義綜察事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

晉李喬為太子少傅後為司徒太康三年薨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

明帝為太子時杜夷拜國子祭酒辭疾未嘗朝會皇太子三至

夷第執經問義

梁昭明太子天監初尚幼未與臣僚相接高祖勅太子洗馬王錫秘書郎張纘親表英華朝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命舍人王陳周弘正太建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勅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于是降情屈禮橫經請益有師資之敬焉

徐孝克為國子祭酒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讚孝經題後主昭皇太子北面致敬

後魏崔光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賜坐謂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孝明出從者十餘人勅以光為傅之意令孝明拜

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孝明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

北齊馬敬德後主時為侍講令元子熙待詔文林館轉正負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常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

唐常山王承乾貞觀初為太子李綱為太子少師時綱患脚不堪踐履皇太子命三衛輿上殿親拜之訪以得失太見崇重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事膳之方理順詞直聽者忘倦蕭瑀貞觀十六年為太子太保後授金紫光祿大夫二十一年

卒太子為之舉哀遣使吊祭
高宗為皇太子貞觀十九年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高
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攝太傅申國公士
廉朝望國華儀形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寔資訓導比日聽政常
屈同榻庶因諮詢少祛蒙蔽但據按奉對情所未安近已約吏
不許更進太傅誨訓深至使遵常式辭不獲免輒復敬從所司
亦宜別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讓不敢當
順宗為皇太子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

莊恪太子文宗長子也太和六年冬立為太子八年十月皇太
子於崇明門見太師路隨

禮士

夫已貴而能降見賢而思齊德之盛者也若夫居元良之重為
天下之本而能杜驕盈之志守卑損之誠優禮髦士樂聞善道
或推以師友之分或申以談宴之樂博約以文義咨諏以致理
厚其贈貺形於詠歎加旌賁之寵舉延辟之命乃至飾終異數
懷賢述美形於筆牘垂之話言用能增兩明之輝成溫文之德
萬方以之風偃羣士以之響應蓋夫貞邦之宏業日躋之懿望
蔑以加於此矣

漢明帝為太子時桓榮為博士授太子經常令止宿太子宮積
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慮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營嘗
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
諱無憂家室也

不謂諱死也死者人之常故不言諱也

後病愈復入侍講

魏文帝初為太子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

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獲細行鮮能以名節

自立而偉長徐幹字也獨懷文抱資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

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連應瑒字也常

裴然著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陳

字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劉楨字也有逸氣但未遵耳元瑜阮瑀字也

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王粲字也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

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禍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

醢于子跖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

人自一時之偶也

邯鄲淳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

敬異之時太子亦宿聞淳名因啟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

菑侯植亦求淳太子遣淳詣植

劉廙自恭嗣自揚州歸太祖太祖辟為丞掾轉五官將文學太

子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

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兼之素不貴殊異

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

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

何敢以辭

陳群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太子深敬器為待以交友之禮

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張範為議郎參丞相軍事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太子

守太祖謂太子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
荀攸為尚書令太祖謂太子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
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是

吳孫登為王太子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登待接
察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寢太
傅張溫言於帝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儻德於
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及帝
即位登為皇太子恪為左輔休為右弼譚為輔政表為翼政都
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徽等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
為多文休嘗以漢書授登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外
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

常在左右

是儀為吳主所委任及大駕東遷太子登召鎮武昌使儀輔太
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從太子還建業
復拜侍中

孫和為太子帝命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
晉明帝為太子時敬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明臣自王導庾亮
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侍尚書郎郭璞亦以才學見重論者
美之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既正位東儲善立名尚引接朝
士人人自以為得意文武多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
汝南周顥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揚垣

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
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是興趙郡李居上襄陽黃嗣祖魚文
康絢之徒並為後來名將
沈約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文惠東宮
多士約特被親遇每入見景斜方出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
以為言太子曰吾平生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
欲我夙興可但早入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
學之士賞愛無倦初徐勉為太子中庶子太子尚幼勅知宮事
禮之重甚每事詢謀

王筠為太子洗馬歷中書舍人並掌東宮管記太子常與筠及

劉孝綽陸倕到洽殷筠等好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
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涯肩其尊異見重如此孝綽
為太子僕掌東宮管記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為
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
劉勰為步兵校尉兼太舍人謝舉為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
管記深為昭明賞接

陸襄為廬陵王記室參軍太子聞襄業行啟武帝引與游處除
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並掌管記

劉查為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太子謂查曰酒非卿所好
而為酒厨之職正為不媿古人耳太子有飴食器回以賜焉曰
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陸倕歷太子中舍人中庶子除太常卿明山賓歷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右衛率權攝北兗州事到洽歷子子中舍人家令中庶子出為雲麾長吏張率為太子家令出為新安太守倕普通七年山賓洽太子元年俱卒官太子與普安王令曰明北兗到長史遂相係彫落傷怛悲惋不能以已去歲陸太常殞歿今慈二賢長謝陸生資貞履忠冰青玉潔文該四始學偏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公明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蒞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之俊又東序之秘實比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抵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言猶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

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

闕文

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此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

今信力復及之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曰北兗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惻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謫造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胷懷者蓋以積矣攝官連率行當歸歟不謂長往耿成疇日追憶譚緒皆為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初山賓自右衛率為青冀二州太中正在所部平陸縣不稔啟出倉米以贍民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常屢空聞構

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書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今則挺
伊賢東秦國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
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三徑士

陸羣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已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
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踈廣

張緬為太子舍人歷洗馬中庶子既卒昭明親往臨哭與緬弟
續書曰覽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卻穀之敦
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
親友文筵講席朝游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
謝奄然不追且年浦強仕方中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
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及增哽咽攬筆無次

張率為太子家令丁母憂服未闋而卒昭明太子遣使賻贈
簡文帝初晉安時劉遵領紀室及王為太子遵隨入藩為中庶
子以舊恩特蒙寵遇同時莫及及卒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
陽羨令孝儀今日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心
立身真固內舍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
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瞻玄黃成彩既以鳴謙
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自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
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宮野王之職棲遲門下以踰五載同
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淨不以少多為念確尔之志亦何
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漢南運記
及忝從容坐守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作動朱鷺徐鳴未嘗

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
稱揚文忠易者三友此實其人及私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
民結志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見其五德比在春坊
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永相
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痛與善人此為虛說天之報施豈
若此乎想卿痛悼之情當何已已往矣柰何投筆惻愴吾昨欲
為誌銘并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噓使得騁其
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往故為痛傷之情不能已已耳
王規字威明為中書黃門侍郎勅與殷鈞王錫張緬同侍東宮
俱為太子所禮遷太子中庶子卒官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
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傷痛其風韻遵工神宇標映千
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從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達豪梁之
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尔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
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謝嘏為太子中庶子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
同用十五劇韻家令蕭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子與湘東王令
曰王筠本自舊守後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
沈文阿為國子五經博士太子引為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
義記多使阿撮異聞以廣之

王元規為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引為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禮
庾肩吾為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肩吾子信
摛子陵竝為妙選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

孔休源初為進安王府長史後率太子令曰金紫光祿大夫孔
休源立身中正行已清恪昔歲西浮渚東宮泊於壤毗佐藩政
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
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

庾仲容初為晉安王功曹史後為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太
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天子朝歌縣未若樊
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

陳後主為皇太子時岑之敬授東宮義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
允降賞爵時陸琛為司徒左西掾掌東宮管記太子愛琛才辯
深禮遇之

褚玠自太子中庶子出為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

之日不堪自致太子知玠無遠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
都太子愛玠文辭令入直殿

陸琰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而卒
太子甚傷悼之為特誌銘琰弟瑜為太子中舍人太子好學欲
博覽群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太子為之流涕仍
與詹事江總書曰管記陸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時何已吾生
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允
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湮淪晚生後學無匪墻
面卓尔出群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
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竒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
詣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

披旨擣句未賞不聞者心服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為布衣
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談笑娛情琴樽間非雅篇豔
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群山之參差望巨波之
滉漾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
觴連情發藻且代以琢毛間以嘲謔俱怡耳目竝屆情致而流
年甚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以此為恨當復何
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滋絕投筆但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
涕之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如此

瑜弟玠為中書舍人兼東宮管記甚見親待以疾失明將還
鄉里太子解衣贈玠為之流涕

姚察為東宮學士太子深加禮義情越群僚宮內所頒方幅手
筆皆付察立草又數令共顧野王遞相策問常蒙賞賜及卒太
子親製詔詔以表惟舊

陸繕大建初為太子詹事行東宮事後遷左僕射卒太子以繕
東宮舊臣特贈祖奠

北齊廢帝初為皇太子文宣令黃門侍郎宋欽道在東宮時鄭
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學法諳識古今凡有疑似
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西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天保末文
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監助教
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妾童
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
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辭未若此公白首不

娶者乃賚絹百匹

隋太子勇文帝長子東宮既建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克讓自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

元德太子昭煬帝子太業初東宮既建時高士廉舉文才擢甲科為太常奉禮郎非其好也太子美其才以本官奏兼通事舍人

唐隱太子建成在東宮李綱為太子詹事禮遇甚厚建成嘗往溫湯網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饗人作膾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贊能為膾建成從之既而謂曰飛刀繪經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使遣使

送絹二百匹以遺之

韋挺武德中累遷太子左衛驃騎將軍檢校左衛率引太子恩遇甚隆宮臣罕與為比

岑文本為中書侍郎是時新立晉王為皇太子名士彥兼領宮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各拜見待如此

高宗為皇太子引太學博士馬加運為崇賢館學士與洗馬秦晞等侍講殿中恩禮甚渥時樵人李敬玄博覽群書時善五禮馬啟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講借御書令讀之

太子賢高宗子也時王勃六歲善屬文未弱冠應幽遠舉及弟乾封初詣闕上表游東岳頌時東都初造乾元殿勃又上乾元

殿頌賢聞其才名奏就府脩撰甚愛重之
中宗為皇太子永隆二年二月親行釋奠之禮畢上表請博延
耆碩英髦之士為崇文館學許之

裴耀卿守貞子也少聰敏教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秘書正
序俄補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令與掾丘悅文學韋
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稱為學直

玄宗為皇太子景雲元年十二月表請備禮辟隱士前太子中
舍人王友真以至孝故也

齒胄

禮太子入學以齒蓋受學之道明長幼辨尊卑也是知居副君
之位當主器之重尊三善之教崇四術之功親臨於三庠釋奠

於先聖講論經義稽合古訓然後均其好賜錫以宴喜弦誦之
業斯著元良之德增茂風教之本其在茲乎

晉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即惠帝也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通通大
康三年講禮記通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適講論語通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即明帝也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大牢
祠孔子顏回配太子進爵於先師中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十月詔曰皇太子釋奠王公以下可悉往

觀禮即文惠太子長懋也

梁高祖天監八年九月昭明太子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
講畢親臨釋奠子國學

九年三月乙未詔曰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貴游咸在實惟前告所以成廣義方克隆教道令成均大啟元良齒上自斯以降並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

太同七年皇太子

即簡文也

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

太子有齷胄之義疑之侍中尚書令臣敬容尚書僕射臣續尚書臣僧旻臣之遊臣筠等以為參點並事宣尼回路同詔泗水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得以資敬無虧亞二况於兩公而云不可制曰可

陳宣帝太建三年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

即後二傳主也

祭酒以下賚帛各有差

後至德三年皇太子裔躬出太學講孝經講畢釋奠於先師

先聖其日設金石之樂於太學王公卿士及太學生並預宴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月二月丁丑詔皇太子之國學釋奠於先

師

即高帝也

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後裔為亞獻光州刺史攝

司業趙弘智為終獻既弘智開講孝經敷弘忠臣孝子之義

皇太子歡甚因令宣勞胄子以上言名教之所由學藝之所作君臣父子之義風化訓道之端加以弘獎因之以誠勵凡有數百言詞義甚美聽者竦然無不歡悅更相顧曰此誠德音也於是賜學官胄子帛各有差仍擢其業高者古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高宗總章四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國學釋奠永隆二月二月皇

太子親行奠釋之禮

即中宗也

睿宗景雲二月八月詔皇太子詣國子監行釋奠之禮即玄詔
曰庠序之興教自元子禮經之最奠始先師中古迄今斯道無
替皇太子天資聖敬日就文明絃誦之業已高元良之德斯茂
自昇諸博望主器承華執經之問雖動用幣之儀未展今仲丁
獻吉有事兩塾備三尊宜遵舊章俾緝微典曰此
太極元年二月皇太子將行釋奠之禮因下令曰夫誦講之務
貴於明理所以解疑辨惑鑿瞽開龔使聽者聞所未聞視者見
所未見爰自近代此道漸微問理言詩維以篇章為主浮詞廣
說多以嘲譁為能遂使講堂作非優之學堂成調弄之室嗇實
失利口可以驟首先鳴太玄雋才自當俛首垂翅捨茲朴實競
彼浮華取悅無知見嗤有識假令曹張重出馬鄭再生終亦蕪

鋒匿銳閉關却掃者矣寡人今既親行齋胄詣講躬之思聞教
沃之談庶叶溫文之德其侍講所有不合難釋嫌疑不得別構
虛言用相凌忽如有違者所司量事糾彈

是月丁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顏回為太子太師曾參為
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

玄宗開元七年十一月乙丑以貢舉人將謁先師勅皇太子瑛
及諸子行齋胄禮庚午勅曰皇太子今月二十四日行齋胄禮
所崇儒重道尚德弘風宜有錫賚以成光寵其陪位之等差以
與賜乙亥皇太子入國學行齋胄謁先聖太子初獻其亞獻終
獻並以胄子充右常侍褚遂良開講孝經并禮記文王太子篇
初詔侍中宋璟亞獻中書侍郎蘇頲終獻及臨享帝思齋胄之

義乃改焉

德宗建中元年正月辛未拜南郊還御丹鳳樓太赦天下其東

宮官宜擇端厚之士皇太子即順宗也時幸太學行齋胄之禮諫議

大夫孔述睿宜充太子侍讀

講學

夫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由古道也是知處儲副之位當主器之重自非博約於道義浸潤於經述服聖人之丕訓聞先王之法言資之以講論加之以服習其何以貞天下之本聳民神之望哉歷代已還踐兩明者或討論方策通其大義臨習講問精理煥發橫經師授令儀允穆皆所以勤時習之業茂日新之德崇四術以隆道敦三善而成美一元良之

懿烈曾何以加於此乎

晉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

咸寧三年皇太子講詩通

大康三年皇太子講禮記通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

元帝大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

宋前廢帝初為皇太子講孝經於崇政殿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皇太子於崇政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摘

句大僕周顥撰為義疏

五年冬皇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

敬名將不為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說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如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此即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唯在至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明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親思考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莊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並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惠鮮鰥寡邢緒言恭敬鰥寡邢緒之曰今

別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總聞記首所以共同斯稱以陵王子良曰權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映曰先舉必敬以明太禮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亦總略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學生謝幾卿等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上施於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本非天義宰相王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為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為德君自体天居震雷為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曾參夫子曰曾參雖德慙体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

在於此儉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况中賢人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映諮曰孝子為德本常是所疑德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為德本映曰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太子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為本太子曰孝有淺深有德小大因其分而謂之本何所稱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者也

梁高祖天監八年九月昭明太子於壽安殿講孝經並通大經時徐勉為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尚幼嘗於殿內講孝經臨川靜惠王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勉於國子祭酒張元之經教王

瑩張稷柳愷王暕為侍講

簡文帝初為太子時張譏為士林館學士太子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嘆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又戚為大學博士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於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螭馳騁大義聞以劇談摘辭義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袞時聘義摘與往後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太子深加歎賞又以朱异博通儒學大周六年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

陳廢帝初為太子時沈文阿為通直散騎常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

後主為太子時王元規為鄱陽王記室參軍令國子助教太子

引為東宮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國子祭酒
新安王伯因入宮適會元將講乃啟請執於經時論以為榮廢
太子裔後主長子至德三年躬出大學講孝經
北齊廢帝初為皇太子天保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
諸儒講孝經

唐高宗顯慶四年十月丙午皇太子弘初入東宮請觀講及讀
書詔許敬宗及學士史玄道上官諫郭瑜李善等為却講令侍
講孝經親臨釋奠禮畢群臣壽頌賜有差

龍朔二年五月己亥詔太子端尹左右中護少尹崇賢館學士
每日詣虔化門聽進上皇太子討論經史則引入講誦時太子
受春秋左氏傳於司更大夫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六驚曰此

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
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後貶惡以示伐故使商臣
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
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黑子回車殿
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默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
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大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
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理無以立請傳春秋而
讀禮記太子從之

玄宗初為皇太子太極元年太子親釋奠於國學命國子司業
褚無量開孝經及禮記題太子問疑義數條無量皆依之古典
以對微加規諷太子悅賜物百段并紫袍金帶學官及陪位官

冊府元龜
學生等賜物有差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六十





